

山野传歌七十载 一腔乡音韵悠长

——记吕家河民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侯同贵

文/记者何利 图/记者张启国

非遗档案

吕家河民歌，源于南北文化交融，主要分阳歌、阴歌、长篇叙事诗等，辐射于鄂西北一带。2008年，吕家河民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目前收录在册的民歌有5000多首。侯同贵靠自学牢记民歌1000多首，坚守吕家河民歌传承之路，2025年当选为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。



吕家河村民歌堂，是民歌传唱、交流、展示的重要平台。

3月11日，丹江口市官山镇吕家河村的青山绿水间，81岁的侯同贵引吭高歌，唱腔圆润、字正音准，尽显吕家河民歌的醇厚韵味。

从少年起，侯同贵就开始学唱民歌。七十载山野传歌，他把日子谱成曲、把乡情融进歌、把岁月唱成诗，守护着吕家河民歌的根与魂，让这份诞生于山野的民间艺术，在时代浪潮中代代相传、生生不息。



从少年到白发苍苍，唱民歌已融入侯同贵的日常。

山野启蒙，千首民歌藏心间

侯同贵的民歌之路，始于七八岁时的放牛时光。1945年，他出生于吕家河村一个贫苦农家，仅上过一年零三个月学，识字寥寥，却能熟练吟唱1000多首吕家河民歌。“把这些民歌挨个唱一遍，我能三天三夜不重样。”老人的话里，满是自豪和对这一乡土艺术的热爱。

以前，吕家河村藏于深山、交通闭塞，民歌是村民表达情感、消遣时光的主要方式。侯同贵的爷爷侯甲富是村里有名的民歌爱好者，放牛时会放声高歌，山间清风、牛铃叮当作伴随着悠扬歌声，在少年侯同贵的心中埋下了学唱民歌的种

子。“爷爷唱的歌，比山里的鸟儿叫还要动人。”回忆起儿时，侯同贵的语气满是温情。这份最初的爱，让他与吕家河民歌结下一生缘分。

爷爷从简单的句子教起，逐步教侯同贵学会劳动民歌、儿歌，让乡土曲调慢慢融入他的生命。10岁时，他已能独立演唱20多首简单民歌，乡亲们无不称赞他嗓音清亮、调子精准。

为让唱腔更地道、曲目更丰富，侯同贵先后拜王永章、李邦明、何方英三位资深老艺人为师。王永章擅唱历史题材民歌，从夏代到明代的典故皆能入歌，不仅

让侯同贵学会新曲调，更让他读懂历史；李邦明、何方英精通各类民俗民歌，教会他不同风格的演唱技法。吕家河民歌全靠口口相传，不识字的侯同贵只能默记苦学。师父演唱时，他凝神静听，牢记于心，随后找僻静处反复吟唱，直到唱腔分毫不差。为记牢复杂曲调，他会追问师父十几遍；为背熟长篇叙事民歌，他常常熬至深夜。

寒来暑往，他的民歌储备日渐丰富，短的数分钟唱完，长的如《武松打店》则需两个多小时，千余首民歌在他心中汇成了一条鲜活的音乐长河。

歌声嘹亮，民间艺术活化石

凭着曲目多、唱得好，侯同贵渐渐在周边村镇出了名，被村民亲切地称为“歌婆子”“国宝”。前来采风的海内外学者，也盛赞他为“民间艺术的活化石”。

在武当山周边，有“打待尸”的传统民俗。逝者出殡前一晚，家属会请人通宵打锣鼓、唱孝歌，这便是吕家河民歌中阴歌的典型形式。侯同贵学会“待尸歌”后，与几位老乡组建锣鼓队，闲暇时应邀唱孝歌，既传承了民俗，也能为家里增加收入。

“那时候忙活一整晚，一人能分30元，在当时能买不少粮食，贴补家用绰绰有余。”侯同贵回忆。这份靠歌声换来的收入，让他更加珍惜与民歌相伴的日子。除了阴歌，他对与日常风俗紧密

相关的阳歌也颇有钻研，喜庆歌、灯歌、劝酒歌、祝寿歌、劳动歌样样精通。红事上，他唱着喜庆曲调送上祝福，让现场氛围愈发热烈；白事上，他以肃穆唱腔寄托哀思；农忙时，他与村民同唱劳动民歌，缓解劳作的疲惫。

凭借洪亮的嗓音、地道的唱腔和丰富的曲目，周边村落有红白喜事，都会专程邀请他，有时甚至多个村子同时相请。“大约20年前，我一个月在家不超过5天，大多数时间都在外面唱民歌。”那些年，他的脚步踏遍官山镇各个村落，歌声回荡在鄂西北山野。无论走到哪里，他的歌声总能引来围观喝彩，大家都说，侯同贵的民歌接地气、有温度，总能唱到人心坎里。

过去，吕家河民歌靠口口相传，缺乏

系统整理和专业研究，藏在深山无人识。2000年前后，在当地政府和文化研究者的努力下，村里开始组织专人整理民歌，记录曲调、歌词并分类归档，让这份民间瑰宝渐渐走出深山，被世人熟知。

随着整理工作的推进，吕家河民歌的魅力被广泛发掘，海内外100多家媒体前来采访报道，使这个位于武当山南麓的小村落名声大噪，北京、四川等地的专家学者纷纷前来采风，深入研究其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，加拿大、德国、秘鲁、日本等国的学者也多次到访，对其赞誉不断。2002年，吕家河村被原国家文化部命名为“中国民间艺术之乡”，这份荣誉的背后，是侯同贵等民歌手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传承。

薪火相传，一腔乡音永不息

岁月流转，当年跟着爷爷学唱民歌的少年，已变成满头白发的老人。侯同贵新年迈，却始终牵挂着吕家河民歌的传承。他深知，这份祖辈留下的财富一旦失传，便是不可挽回的损失。十几年前，他下定决心，将自己的绝活毫无保留地传下去，让乡土文化生生不息。“学民歌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，还要有一定天赋，嗓音好才能唱出韵味，才能打动听众。”侯同贵收徒不看家境、不问出身，只看对方是否真心热爱民歌、是否有传承之心。

如今，他已招收5名徒弟，每一位都是精挑细选的民歌爱好者。闲暇时，他会把徒弟召集在一起，从歌词记诵、旋律把握，到唱腔技巧、情感表达，倾囊相授。他还会讲解歌曲背后的故事与当地民俗，让大家不仅会唱，更了解歌中深意。徒弟学不会难的曲调，他便反复示范；记不住长篇歌词，他分段教唱、逐字讲解，耐心十足。

52岁的陈生秀是他的徒弟之一，从小喜爱侯同贵的歌声，长大后主动拜师，

如今已能熟练演唱100多首民歌，成为村里的民歌骨干。在她的带动下，女儿徐芹和小外孙也爱上民歌，一家人围坐唱民歌，成为吕家河村最动人的风景。除了徒弟，侯同贵也乐意将技艺传授给所有愿意学唱民歌的村民，只要有人登门请教，他都热情相待，毫无保留。

在吕家河村，像陈生秀这样的传承人还有很多，全村能唱100首吕家河民歌的村民超过150人，灶台旁、河堤边、田埂上，处处都有悦耳的民歌声，民歌早已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。70岁的陈兴合开农家乐20多年，也是资深民歌爱好者，摘菜、做饭、散步时都爱唱上几句，前来就餐的游客也爱听他唱民歌。民歌不仅丰富了村民生活，更成为吸引游客的特色名片。

老伴儿去年离世后，侯同贵独自生活在官山镇集镇旁。儿女们工作之余，时常回家探望，让他的晚年生活充满温暖。虽已年过八旬，他的身体依旧硬朗，嗓音依旧嘹亮。每天清晨，他都会到屋外空地唱上几首民歌。“我身体还不错，

估计还能唱几年。只要还能唱，我就一直唱、一直教。”侯同贵说，有人愿意学，他就愿意教，这是他作为非遗传承人的责任，也是他一生的追求。

近年来，吕家河民歌的传承已走上规范化、多元化之路。当地政府高度重视非遗保护工作，建成吕家河民歌非遗馆，收集整理了大量民歌书籍、音像资料，为这份文化遗产安了“家”；村里建起民歌堂，成为民歌传唱、交流、展示的重要平台；学校开设民歌兴趣课堂，让孩子们从小接触、学习民歌，让非遗文化在校园生根发芽。一代代民歌手在坚守传统的同时，不断创新编排，将新时代元素融入民歌，让这门古老艺术焕发新的活力。

据官山镇文化站负责人石则方介绍，目前当地整理收录的民歌已达5000多首，侯同贵脑海中的1000多首民歌，仍是这份遗产中最珍贵的宝藏。武当山南麓的青山绿水间，他的歌声依旧嘹亮，吕家河民歌的旋律，也将伴着汩汩河水、徐徐清风，在这片土地上久久回荡。



侯同贵(右)和村民一起敲锣打鼓唱民歌。



吕家河民歌走进校园，代代传承。



侯同贵教孩子们唱民歌。